

盛大文学 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谷歌百度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

红透网络的穿越奇文台湾同步上市

百万重量级长卷

玄幻看《诛仙》，探险看《鬼吹灯》

穿越当然是看《极品家丁》

(大结局)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禹岩◎著

极品家丁

8





禹岩◎著

极品家丁

8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品家丁[®] / 禹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9. 2

ISBN 978-7-219-06364-4

I. 极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349 号

图书监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插图绘图 张晓雨 易 男
封面绘图 张晓雨 周华龙
封面设计 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364-4/I·1111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一章 突圻商队 · 001

远远的,悦耳的驼铃清脆悠扬,缓缓飘入众人耳膜,三十余匹骏马慢慢踏过来,进入众人的视线。骑在骏马上的突圻商人,身着突圻袍,腰挂佩刀,深蓝的眼神闪着幽光。他们大声说笑着,吆喝着,优哉游哉地前行,浑然不知危险就在眼前。

第二章 神秘身份 · 033

走上几步,就见远处的草地上,背对着自己,静坐着一个宁静的身影。取下了金丝小毡帽,如云般顺滑的秀发自然落下,犹如银河直落的飞瀑。黑底金边的突圻式长裙漫不经心地耷拉在草地上,那美妙的身影就如草原上的一朵金花,盛开在皎洁的月光之下。

第三章 草原勇士 · 071

熊熊燃烧的火把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轻响,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那小小的铜板上。辽阔的草原寂静无声,突圻妇女和稚童那怦怦的心跳声清晰可闻。就连手执火炬的大华骑兵也忍不住地屏住了呼吸,紧紧盯住那轻轻滚动的铜钱。

第四章 金刀佳人 · 101

这绢帛入手柔软,华贵精美,再看那绢上,竟是画着个女子的身影。乌黑的秀发,弯弯的柳眉,深邃如水的淡蓝眼神,一袭金边突圻裙将她身段映衬得婀娜多姿,妩媚异常。那女子手中执着一把金色的弯刀,微蹙着眉头,眸里射出冷冷的寒光……

第五章 仙子再现 · 137

啪的一记轻响，刹那华光万丈，昏暗的灯光中站立着一个身着白裙、淡雅如仙的女子，脸上带着淡淡的晕红，正静静打量着他，微笑间，如百花含露、牡丹怒放。林晚荣看得呆呆傻傻：“姐姐，真的是你吗？”

第六章 叨羊大会 · 163

“好香啊！”潜伏在他身侧的许震，忽然轻轻地打了个喷嚏。那浓郁的香味失而复来，沿着湖面缓缓向四周发散。林晚荣四处打量，目光落在渐渐靠近的几束花草上。玉伽妩媚的笑脸，立时浮现在眼前……

第七章 金刀可汗 · 183

四周都是呼喊声，耳朵都快被震聋了。突圻人的口号，林晚荣一句也听不懂，便使劲在胡不归身上拍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胡大哥，他们喊玉伽什么？”胡不归脸色煞白，喃喃道：“他们叫她……大可汗！”

第八章 哑巴勇士 · 217

两侧各有两只小手，缓缓往他身上摸来，林晚荣吓得一个激灵，触电般弹了开去，转过身，睁大了眼睛。接他进宫的两个少女脸色嫣红，低头道：“大可汗吩咐我们，伺候勇士沐浴。”



第九章 三箭连环·247

他紧紧咬牙，坚如磐石，屹立不倒，连后退都不曾有。举世无双的三箭连环！玉伽对所有人隐瞒了那关键的一箭！这一箭的威力惊天动地、穿金破石，她是当之无愧的草原天骄！

第十章 江山美人·269

玉伽心神恍惚，隐隐看到了昔日克孜尔城外那惊天动地的一箭，看着他缓缓地倒在自己面前，那浑身的鲜血，染透了草原。她身子抑制不住地颤抖着：“还有第四个条件呢，不妨一并说说看！”

第十一章 情比金坚·291

突垺人的队伍，在飘渺的歌声中渐渐远去，金色的犂帐消失在天边最后的一丝云烟里。他神情痴痴，也不知枯坐了多久，一只温软的玉手缓缓拉上他胳膊，身边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：“你这个傻子！”

第十二章 大华皇孙·307

皇帝激动得脸部肌肉开始颤抖，他颤抖地接过大郎。只见襁褓中的婴孩，眉目中隐隐能看见林晚荣的影子，神态却又如他母亲一样柔和俊美，婴孩哭着哭着，忽然撇嘴一笑，似是有着说不尽的睿智与锋芒。





第一章

突圪商队

远远的，悦耳的驼铃清脆悠扬，缓缓飘入众人耳膜，三十余匹骏马慢慢踏过来，

进入众人的视线。骑在骏马上的突圪商人，身着突圪袍，腰挂佩刀，深蓝的眼神闪着幽光。他们大声说笑着，吆喝着，优哉游哉地前行，浑然不知危险就在眼前。



林晚荣亲自率军奇袭草原之城巴彦浩特，力斩突垆猛将拉布里。

经过一番恶战，上将军李泰的孙儿李武陵却身中八箭，奄奄一息。

这时候，林晚荣早已急乱了脑袋，抱着怀中的李武陵不知如何是好。还好，旁边的高酋略懂医理，给李武陵检查了伤势，立即就知道详细情况。

“小李子身中八矢，除去双手双足四箭、两肩的肩井与缺盆大穴各中一支外，另在右肋与左胸的天池穴，也各中利矢。就目前的情形来看，他主要是因为左胸天池穴受创，气冲、关门、乳根、气户自下而上经脉遭受压迫，气血不畅，而致使后脑处天柱、风府、百会三处大穴血气梗塞，淤血成积，难以清醒。而且按照我的推断，不仅是左胸，在他下腹至丹田处也定有一块淤血凝集，从而导致他疼痛难当、气血受阻。要治疗此种下腹肿痛淤血，须得以藏红花为药引，配以蜂蜜、桔梗、雏菊通畅经脉。”

高酋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，双手挥舞着，口水喷了满地，为帐中诸人讲解着李武陵的伤势。他手势疾挥，动作潇洒，若是不清楚的，定还以为他是什么医学院的国手呢。

高酋满口的专业术语，高深莫测，胡不归听得直擦鼻梁上的汗珠。林晚荣也是额头青筋暴起，冷汗刷刷直流。照这么一分析，李武陵的症状，咋和痛经这么相像呢？老高这厮，莫非是个妇科郎中？

“高大哥，你能不能说得简单点？”拿袖子胡乱地擦了把冷汗，林晚荣心有余悸道，“你就直接说说，小李子为什么心脏还在跳动，却始终醒不过来？”

高酋点点头，正色道：“以我行走江湖、救死扶伤的经验来看，小李子身上的箭头虽拔了出来，但他经脉受到异常的血气挤压、通行不畅……”

“高大哥，你是想说小李子胸前神经受到压迫、导致大脑供血不足，无法苏醒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林晚荣截断高酋的话，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
高酋大喜着拍手：“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林兄弟，没想到你也和我一

样,是个杏林高手啊。如此高深的学问,我只讲解了一道,你就明白了!”

杏林高手?我呸!林晚荣狠狠吐了口吐沫,对这狗头郎中满是鄙夷。

胡不归大概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妥之处,拉住老高小声道:“高兄弟,请问你以前医好过多少病人?”

高酋信心满满道:“老胡,你还不相信我吗?我老高行走江湖二十余年,凡是落到我手中的病号,除了医死的,剩下的,就没有医不好的!”

胡不归白眼一翻,彻底无语了。

撤离巴彦浩特已经两个时辰了,天色渐渐亮了起来,草原的晨风冷雾中,露珠皎洁,打湿了马蹄,沁润了每个人的脸颊。

四个战士抬着李武陵的担架,行走得小心翼翼,将士们自发地将李武陵护在中间,为他抵挡寒风雨露。

这五千将士当中,论起武功,高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医武相通,高酋既然武功不错,想来行医也有些手腕,哪知这厮却是个绣花枕头,啰唆了半天,还不如林晚荣一句话解释得清楚,想来平日习练医术的功夫,都被他消耗在八大胡同了。

李武陵重伤在身,数遍全军五千人,也就高酋这个半吊子郎中还能说得 outcomes 枝枝丫丫,其他人更是差得远了。看来只能矮子里面挑将军了,望着双眼紧闭、脸色苍白的小李子,林晚荣拉住他的手,无声苦笑。

见林晚荣一言不发,高酋难得地红了一次脸,尴尬笑道:“兄弟,你放心,小李子福大命大,死了都能睁三回眼,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

林晚荣心里大概有了判断,李武陵定然是因为左胸中箭,某条神经受到巨大压迫,才会导致血流不畅、呼吸困难,进一步引发深度昏厥。在他的前世,这种重伤可以通过胸科手术来挽救,可是眼下他却置身于茫茫的大草原,刀客虽有五千,但能玩转手术刀的却无一人。

林晚荣点了点头,无奈一叹:“高大哥,以你看法,要怎样才能让小李子体内血脉通畅起来?”

知道林晚荣也是“杏林高手”,高酋可不敢再胡吹牛皮了,小心谨慎地道:“外伤的处置就不需说了,我已给小李子用了上好的金创药,防止伤口溃烂。但体内伤势要想控制则颇为不易,需要内治外敷、通血化淤,更需上好的药草相助。小李子此时心跳极弱,全凭一口血气在支撑,若不及时救治,只怕会凶相再现。”

这一次高酋倒不是胡说了,李武陵呼吸孱弱,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,可是茫茫草原,到哪里去寻那上好的活血药材呢?大军跨越天险时轻装简从,连最常

用的药材也都带得极少，何况那上好的活血之物？

众人一时沉寂下来，心情沉重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李武陵的死而复生，带给这支深入草原的孤军无比巨大的勇气和信心。没有人能够承受再次失去他的痛苦，那对所有人都将是致命的打击。

“药材！到哪里去找药材？”林晚荣喃喃自语着，愁眉紧锁。

五千骏骑在七彩朝霞的映照中急速前行，嘚嘚的蹄声震颤草原，一路上除了马嘤声，听不到一声咳嗽，气氛安详之极，所有人都在为李武陵的伤势忧心。

“报——”前方一骑飞奔而来，斥候的喊声惊醒了沉默中的林晚荣，“禀将军，前方四十里处发现突垆人踪迹！”

“什么？”林晚荣大吃一惊，虽然心里早已经有了准备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才不过几个时辰，突垆人就出现在了距己仅有四十里的地方。

胡不归也是诧异满脸，急声道：“是哪里来的骑兵？有多少人马？”

那斥候摇头道：“禀将军，不是突垆骑兵，而是一个突垆人商队，总数不过数百人。”

“突垆人商队？”林晚荣呆了呆，忽地大喜道，“如果是商队，那就一定带有药材！”

胡不归也反应过来，急声道：“对。茶叶、丝绸和药材，凡是到过我大华的突垆人商队，必定会带有这几样宝贝。这下小李子有救了！”

林晚荣大手一挥：“命令前方所有斥候，隐藏行踪，随时监视这商队的举动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轻举妄动。”

“得令！”那斥候急急纵马而去。胡不归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兴奋地挥挥拳：“这真是久旱逢甘霖，想要什么就来什么。突垆人的商队，到我大华从不空手而归，上好的药材绝少不了。”

林晚荣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开口道：“胡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怎么会有一支突垆人的商队，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呢？”

胡不归也不是愚人，闻言悚然一惊：“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，这其中有什么？”

林晚荣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有没有诈我不敢妄断。只是他们出现的时间、地点，都太过于巧合了——距离巴彦浩特如此之近，又恰恰赶在我们奇袭巴彦浩特之后。”

让他一提醒，胡不归顿时也觉得这事太巧合了，可是，说这是突垆人诡计的话，他也不尽信。一者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奇袭巴彦浩特的消息应该刚刚才传到突垆

人耳中，他们不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派出商队，在草原上候着这支大华孤军了。二者，要这手段也没必要。若突圻人真的发现了他们，大可以派出大股骑兵直接剿杀，派这么支商队，算是什么意思呢？

胡不归的疑虑，林晚荣也想到了，这同样是他的不解之处。莫非真的只是一次巧遇？

突圻人的商队？一直未发言的高酋忽然抬起头来，神秘兮兮道：“林兄弟，会不会是那个人？”

高酋他双手放在嘴边，比画了个吹喇叭的模样，林晚荣看得一头雾水：“高大哥，哪个人？你到底在说谁？”

高酋嘿嘿一笑：“兄弟你忘了？就是在兴庆府遇到的那个、你还吃过人家胭脂的……”

月牙儿？林晚荣吃了一惊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老高这厮还在惦记着突圻女人。再说了，人家月牙儿品的是玉筋，老高这厮比画的却是吹喇叭，实有天壤之别！

高酋郑重地点点头：“极有可能。林兄弟你想想，这些时日我们看到的突圻商队，唯有这一支，不是那突圻小姐，还会有谁来？”

林晚荣哈哈大笑，那来往大华与突圻的商队有几十几百，凭什么断定这就是月牙儿的商队呢？看来不抢个突圻女人，高酋是誓不罢休了。

胡不归小声问道：“将军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支商队，我们到底是吃还是不吃？”

望着担架上李武陵沉睡的面容，林晚荣咬牙挥手：“为了小李子，我们别无选择！胡大哥，高大哥，你们跟我上去看看。驾——”

他一甩马鞭，突圻大马嘶鸣几声，四蹄腾空，直直往前奔去，万丈彩霞中，这一人一马迅速化为一个遥远的黑点，绝尘而去。胡不归和高酋二人急急催马，跟在了他身后。

三人飞奔一程，远远地便能看见深深的草丛里，己方几个斥候伪装的身影。林晚荣一跃而下，扑到几人身侧，悄声道：“怎么样，那商队过来没有？”

趁着他说话的功夫，胡不归和高酋二人也赶了过来。那斥候小声道：“商队还在五里开外，过不了片刻便会打此经过。”

林晚荣点了点头没有说话，三人便与几名斥候一起潜伏下来。

浓密的露珠浸透衣衫，冰凉的感觉寒彻骨髓，泥土芳香中夹杂着浓浓的青草味道，林晚荣深吸了一口气，神情振奋。

“丁当——”

“丁当——”

远远的，悦耳的驼铃清脆悠扬，缓缓飘入众人耳膜，三十余匹骏马慢慢踏了过来，进入众人的视线。骑在骏马上的突垆商人，身着突垆袍，腰挂佩刀，深蓝的眼神闪着幽光。他们大声说笑着，吆喝着，优哉游哉地前行，浑然不知危险就在眼前。

马队中间有数十辆大车，从那驮马被压弯的脊梁和嘎吱嘎吱作响的车轱辘就可以判断出，这大车里，定然藏有不少好货。

“咦，怎么不见月牙儿？”高酋藏在林晚荣身边，叼着根青草，眼珠子骨碌着四处打量。“月牙儿”这名字本是林晚荣给那突垆女子取的，高酋借用来，却一点也不见外。他四周打量了好久，见到的全是突垆男人，没有一个女子的身影，更别提那美如天仙的月牙儿，失望之色溢于言表。

林晚荣嘿嘿一笑，月牙儿不在这车队里更好。要不然待一会儿动起手来，看到这突垆小美人，老子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呢？

见那车队逐渐进入了攻击范围，他点点头正要下令，忽听丁的脆响，突垆人商队中突地跃出一匹神骏的青色小马，脖子上挂着个精致的铃铛，蹄声欢快，丁丁脆响不绝于耳。

那马上的骑士头戴金黄小毡帽，身着黑边红底的金丝纱裙，双腿修长有力，身形婀娜似柳，纵马飞奔中，面上的薄薄轻纱时起时落，晶莹的肌肤在淡淡的晨曦中，闪烁着美丽的金色。她的眼眸润如春水，带着一丝深邃的淡蓝，微笑间，双眸略略弯合，便如天边最美丽的月牙儿！

月牙儿！林晚荣看得呆呆愣愣，没想到真叫高酋给说中了，这就是月牙儿的商队，世上的事还真是巧合多多啊！

望着突垆少女婀娜多姿的身材，高酋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忍不住嘿嘿两声，得意道：“林兄弟，怎么样？我老高神机妙算吧，这下她可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了。”

突垆少女似乎根本就没察觉到近在咫尺的危险，神骏的青色小马快步疾行，身影婀娜，纱裙飘舞，远远望去，就像绿色草原上漂浮的美丽花朵。

胡不归吞了口口水，小声道：“将军，还动手吗？”

连胡不归这样的铁血汉子都不愿意对月牙儿动手，可见这突垆少女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魔力，让人一见难忘。不待林晚荣回答，高酋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动手，当然要动手了！咱还没抢过突垆女人呢，以这小姑娘的姿色，勉强也够得上给

林兄弟做个小丫鬟了。”

对这厮彻底无语！林晚荣好笑地摇摇头：“胡大哥，别听老高胡扯。我是那么贪花好色、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？说出去谁都不信哪！待一会儿动起手来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千万别想太多了。”

他不说还好，经他这么解释，胡不归迷糊了。林将军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世上自有公论，姑且撇在一边不谈。可说了半天，将军和月牙儿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这真是个谜团。他不敢多问，唯有硬着头皮抱拳：“末将省得了。高兄弟，待一会儿我们两个一起冲上去，也好彼此有个照应。”

“对，对，照应一下。”高酋心领神会地嗯了一声，嘿嘿偷笑。

说话间，那突圪人商队已经缓缓行了过来，胡不归双指塞进口中，猛地打了个呼哨，远处千军万马齐声应和起来。胡不归战刀一挥，草丛中刷的立起数百名将士，个个神情彪悍：“弟兄们，跟我冲啊——”

高酋同时站起，手中马刀划出一道光亮，刷刷耀眼，喊出的口号格外诱人：“兄弟们，抢突圪人的女人了！跟我冲——”

百名将士神情振奋，跟在他身后，像是草原上饥饿的野狼，又快又疾，直往突圪人商队冲去。

行进中的突圪人商队，显然没有料到在茫茫大草原、自己的地盘上，竟然会有人劫道。看到一帮身着破烂突圪衫、须发皆长的彪悍“劫匪”，高举马刀风一般地冲过来，他们顿时也慌了神。

“嘶——”商队的头马前蹄跃起，发出长长的一声凄鸣，后面的数十匹大马跟着受惊，掉转马头就要奔跑。

“纯里（镇定）！”一个粗壮的声音响起，突圪马队中跃出个头人模样的大汉，骑术精熟，左手拉缰绳，右手持着一柄厚重的马刀，正护在月牙儿身边，威风大喝，“玉里牙罗布路西（是草原上的流寇）！”

林晚荣跟在胡不归和高酋身后，见这马队里带头的突圪人威风凛凛，那握刀的模样，一看就知是身经百战的草原勇士。林将军的突圪语除了一句国骂外，其他的都是摆设，这突圪人喊了些什么，他一句也听不明白，忍不住老脸一黑，怒道：“这厮的突圪语怎么如此不地道，一听就知道是王廷郊区那疙瘩的，害我都听不懂。老胡，你翻译一下！”

高酋深以为是地点点头：“林兄弟高见。这厮说话确实有股子泥土味，应该是郊区口音无疑，难怪我也听不明白！”

就你们二位的水平，连那突垆婴儿都不如，要能听懂那才怪了！胡不归将这二人鄙视了一番，哈哈笑着道：“也没什么，这人骂我们是草原上的流寇。”

“胡说。”高酋嘿了声，大大地不满，“这些突垆人指鹿为马，真是没见识。说我也就罢了，可他们何时见过像林兄弟这般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的草原流寇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胡不归打了个哈哈。

林晚荣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地高酋屁股上踹了一脚，怒道：“高大哥，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老是拿我的缺点说事儿，这些都是天生的，我想改都改不掉。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下次若再犯，就罚你连说一百遍。”

一百遍？胡不归冷汗直滴，借着挥舞战刀的机会，离二人远了几步，大声喝道：“围起来，将他们统统地围起来，一个也别放过。”

说话的功夫，好几百名将士高举着战刀，手中利弩瞄准商队，早已将这些突垆人团团地围了起来。

商队里的突垆人，以月牙儿为中心，自觉地组成了一个圆圈，将突垆少女护在正中间。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崇敬和迷恋，似乎只要能保护这少女，就算要葬送他们的性命，他们也在所不惜。

突垆少女在商队里的地位，一览无余。

那带头的突垆大汉怒火中烧，手持马刀，紧紧护卫在月牙儿身前。

虽是面临被包围的绝境，月牙儿跨坐在神骏的青马上，却是神色镇定，不慌不惊，滑若凝脂的美丽肌肤像是刚洗过牛奶浴，凹凸玲珑的身材包裹在薄薄的丝裙中，宛若挺拔的春树。她的眼神淡淡，波光流转，略略扫过面前的人群，微带些天蓝色的眼眸，幽静深邃，清澈得仿佛是草原深处的纳木错。

这美丽的异族少女身上，仿佛有一股奇异的魔力，被她扫上一眼，诸人只觉得呼吸都屏住了，就像要被吸进她幽邃的眼神中。

“突垆也能长出这么好看的女人？”高酋的口水流了满地，讷讷自语着。

倒是林晚荣早已见识过这异族少女的魅力，此时众人之中，就数他头脑最为清醒。他苦笑着拍拍胡不归的肩膀：“醒醒，醒醒！胡大哥，该动手了！”

胡不归惊醒过来，忙扬扬手中雪亮的战刀，大喝一声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统统留下来！”

我靠！林晚荣差点晕倒了过去，老胡这厮，切口喊得这么顺，真当我是劫道的？他怎么也不翻译成突垆语喊？不就是一个月牙儿吗，何至于如此？

他忍不住朝月牙儿看了一眼，却见那突垆少女也正在打量着自己，显然是方

才他开口说话,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突垆少女静静地坐在马上,金色小毡帽下,几丝乌黑的秀发微微露出,覆盖在光洁的额头上。一方透明的轻纱微微遮掩住面颊,露出个美丽无比的轮廓。清秀的鼻梁,红润的小口,似月牙儿般略略上翘的嘴角,安静中却又带着几分野性。

这丫头盯住我看什么?林晚荣瞅瞅自己,马靴早已开了几道口子,衫子破破烂烂,血渍汗珠粘连在一起附在身上,就像在玩人体艺术。满面的尘沙灰土,发须长如乱草,面貌狰狞无比,整个就是一个还未进化好的野人。

这样也能吸引少女的目光?林晚荣不由自主地摇头叹气。老高说得不错,真正的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,就好比沙堆里的金子,无论你怎么掩盖,那万丈光芒都是遮挡不了的。

月牙儿扫了他几眼,忽地柳眉一弯,嘴角轻翘,幽邃的双眸似是三月的春水,竟缓缓微笑了起来。

她这一笑,有如金光划破乌云,又仿佛草原里的百花绽放,不仅是大华将士们看得傻了,那团团围住他的突垆人,更是瞬间跪倒下去,口里讷讷自语,神色无比的虔诚。

林晚荣心里怦怦直跳,恼怒异常,这小妞太无礼了,这样盯着我。他有点受不了月牙儿诡异的微笑,狠狠地吐了口吐沫,大声道:“警告你,不准对我笑。再笑我就要杀人了!”

月牙儿却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,示威似地朝他无声微笑,弯弯的柳眉微微上翘,好看之极。

林晚荣怒了,朝胡不归一使眼色。胡不归刷的一声跃上前去,抓住商队里的一匹突垆大马,手起刀落,血光冲天,那大马顿时身首异处,鲜血洒了满地。

马就是突垆人的生命,当着他们的面斩杀骏马,那是一种巨大的侮辱。

突垆人顿时群情激愤,月牙儿面色一寒,咬牙怒视了林晚荣几眼,眼中喷出熊熊的火焰。

那领头的突垆大汉忽然怒吼一声,他身后数十名突垆商人急跃而出,挥刀便往林晚荣砍来。

“来得好!”高酋大喝一声,身形率先冲入前方,十余名将士紧跟其后。他们都是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精兵,刀术、战法哪是这几个突垆商人可比。不到五个回合,冲出来的几名突垆人,就尽数被斩杀。那领头的突垆大汉神色大愤,怒吼一声,与胡不归紧紧战在一处。

林晚荣一挥手，数百名将士便如狼似虎般急冲而入，向马队中的数十辆大车奔去。

“伊里嘎(停下)!”一个清脆而急促的叫声传来，昂扬清越，说话的正是那迷人的少女月牙儿。首次听到这突垆少女说话，林晚荣大感惊奇，同样的突垆语，由盛丹、拉布里说来就那么难听，怎么换了月牙儿，就如此清脆动人呢？人与人还真是不能比啊。

听到月牙儿说话，那领头的突垆大汉一刀逼开胡不归，急急跑回她身边。胡不归硬拼了一刀，急退两步，面色涨红，大口大口喘气道：“好大的手劲，这断定不是简单人物。”

管他是什么人物，林晚荣大手一挥，嘿嘿道：“不要伊里嘎！大家继续！”

将士们急速往大车靠去，那突垆少女一急，修长双腿一夹马背，青马腾地跃起，她身形微倾，手中马鞭急甩，便往一名大华兵士的脸上砸去。

这一举手一投足便显示出了真功夫，月牙儿的骑术极为精湛，连胡不归也不及她，更别提林晚荣了。

她腾空中这一鞭甩得又疾又快，眼看着就要砸到那名将士的脸上，马鞭却在下落之际，忽地停住了。

突垆少女使劲拉了几下马鞭，俏脸涨得通红，那鞭子却稳稳当当、纹丝不动，另一头却站着个黑脸膛的“野人”，骑在马上，紧紧握住了她的马鞭，嘻嘻笑道：“好长的一根鞭啊，都快赶上我的了。月牙儿小姑娘，你拉，你使劲拉啊！这鞭有弹性，不怕拉的！”

“林兄弟好功夫！”高酋看得眉飞色舞，拍手起哄，“对啊，小姑娘，你快使劲拉啊！我倒要看看这鞭能拉多长！”

旁边的那突垆首领见月牙儿陷入困境，急怒中猛然暴喝一声，劈刀便往林晚荣头顶砍来。

高酋一刀迎上，正抵住他刀锋，怒喝道：“你们这小姑娘被我林兄弟调戏，那是她的荣幸，要你这突垆人来捣什么乱？”

林晚荣大感冤枉，分明是这小姑娘拿鞭子调戏我嘛，高大哥怎么反过来说？

咔嚓一声，二人钢刀相触，那突垆人怒吼了一声，急退一步，脸色煞白。高酋小退了半步，气息急促许多，他与胡不归对视了一眼，二人都有些惊诧：“这是哪里来的突垆人，竟有这分力道。”

月牙儿见同伴被高酋拦下，也知他相助无望，小手将马鞭抓得紧紧，银牙紧